

《北市大語文學報》第七期；23-38頁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人文藝術學院中國語文學系 2011年12月

臺灣四縣客家話的幾個音韻問題*

劉勝權**

【摘要】

四縣客家話一般指通行於臺灣北部桃園、新竹、苗栗，以及南部六堆地區的客家話。內部的同質性很高，彼此間可以通話。然經過發展，內部也有一些差異，如一般認識的北部四縣話同六堆四縣話就有明顯的音韻和詞彙差異。本文主要在現今苗栗四縣話的基礎上，討論幾個音韻問題，並由此現況的觀察，可以在苗栗和桃園、新竹之間看見差別。

本文討論的音韻問題有：聲母方面，經過調查，我們認為苗栗四縣話應將泥、日、疑母後接齊齒韻時顎化的聲母獨立成音位，並且音質定為舌面中音/ η /；精、照系後接齊齒韻顎化獨立出音位/ $tɕ$ 、 $tɕ^h$ 、 $ɕ$ /，以符合現況。韻母方面，有別於六堆四縣話的[ian/iat]，苗栗四縣話為[ien/iet]，在音系處理上，不妨將之處理成音位；苗栗四縣話在「先」類字讀作[-ien]，不同於桃園、新竹一帶的[-en]。聲調方面，四縣話去聲調一般的認知是高平調55，但在桃園、新竹一帶發現其去聲調後接平聲調時，容易變作高降調53，這在苗栗地區沒有發現。從「先」類字和去聲調的差別來看，苗栗和桃園、新竹的四縣話迭有不同。這是過去沒有注意的。

關鍵詞：客家話、四縣、音韻問題、去聲調

* 本文曾在第九屆國際客方言學術研討會上宣讀。非常感謝兩位匿名審稿人提供建設性的意見，本文已略作修改。當然，所有文責由作者自負。

** 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人文社會學系、私立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兼任講師

The Existing Phonetics Phenomena of Si-Xian Hakka Dialect in Taiwan

Liu, Sheng-Chuan*

Abstract

Si-Xian Hakka dialect is now in current use in northern Taiwan, such as Taoyuan, Xinzhu and Miaoli, and other six Hakka speaking areas, Liu-Dui, in southern Taiwan. Since the internal structures of the two dialects are quite alike, it can be communicated to each other easily. However, there is also a slight difference after years of language developing. North Si-Xian Hakka dialect is obviously different from Liu-Dui Si-Xian Hakka dialect in phonetics and vocabularies. This research mainly discusses several phenomena about the phonetics of the current spoken Hakka dialogues. This difference can be observed among the cities of Miaoli, Xinzhu and Taoyuan.

The phenomena for the phonetics are shown below: For the initial, we have found out that when speaking Miaoli Si-Xian Hakka dialect, we should separate the palatal /ɲ/ and the alveolo-palatal /tɕ、tɕʰ、tɕʰ/ to be phoneme to meet the current usage. For the final, Miaoli Si-Xian Hakka dialect pronounced the sound [ien/iet], it's better to separate to be phoneme. This is different from the sound [ian/iat], pronounced in Liu-Dui. To 「先 *Xian*」 group, Miaoli Si-Xian Hakka dialect pronounced the sound [-ien]. This is different from the sound [-en], pronounced in Taoyuan and Xinzhu. As for the aspects of tones, the falling tone in Si-Xian Hakka dialect is generally known as high-level tone 55. However, when the even tone appears after the falling tone, the high-level tone 55 will be changed high-falling tone 53 in Taoyuan and Xinzhu. From the aspects of 「先 *Xian*」 group and falling tone, there are differences among the usages of Si-Xian Hakka dialects in Miaoli, Taoyuan and Xinzhu, which has not been noticed before.

Keywords: Hakka dialect, Si-Xian, phonetics, falling tone

* Lecturer, College of Hakka Studies, NCTU.

一、前言

四縣客家話指的是移民源自廣東古嘉應州，現今梅州市轄梅縣、五華、平遠、蕉嶺、興寧等縣市者所使用的方言。就新編《中國語言地圖集》，臺灣四縣話劃歸粵臺片底下的梅惠小片。梅惠小片是原來嘉應小片和新惠小片合併，加上原來的惠州片。¹可見臺灣四縣話和古嘉應州的承繼關係。

目前四縣客家話較流行在臺灣桃園、苗栗、高雄、屏東等縣市的部分地區，以桃園縣南區中壢市、平鎮市、龍潭鄉以及苗栗縣山線為主要聚集區。高、屏地區則較通行於六堆地區。其他與之相鄰的地區如桃園八德霄裡地區，新竹縣關西鎮、寶山鄉及新竹市香山、金山面、關東橋等部分地區，現在也通行四縣客家話。

隨著客家議題的能見度提升，客家話近年來曝光於公眾場合的機會大增，社會大眾對客家話的認知也較以往深廣。即便非客家人，很多都知道臺灣客家話有數種「腔調」，甚或能說出四縣腔、海陸腔云云。多數時候，人們將四縣話和海陸話對舉，反映了這兩種方言是現今臺灣客家話主流的現況。在此同時，講起四縣話，就容易讓人想到苗栗縣山線地區。四縣話使用人數多，又以苗栗縣最為集中，²遂給人有苗栗客家話較為「正宗」的映象。

然而四縣客家話內部沒有差異嗎？近年來對四縣話的描寫和研究不少，但在描寫方面，對音韻系統的描寫差異不大，如楊時逢（1957）、羅肇錦（1990），這是針對幾個代表點所作的描寫。在內部比較上，多著重北部四縣話和南部六堆四縣話的差異，如鍾榮富（2001）。又由於六堆客家話內部的差異近來受到相當的注意，故也有不少討論六堆四縣話的論文。北部四縣話被視為內部一致性高，也因此各家描寫差異不大，討論反而不若六堆四縣。故本文在苗栗四縣話的基礎上，針對四縣話一些音韻的現況，提出筆者的觀察，有些不同於以往的解釋。另外提出苗栗四縣話和桃園、新竹之間的

¹ 見伍巍、詹伯慧，〈廣東省的漢語方言〉，《方言》2008年第2期。本文即新編《中國語言地圖集》「廣東省的漢語方言」說明稿。謝留文、黃雪貞，〈客家方言的分區（稿）〉，《方言》2007年第3期。本文為新編《中國語言地圖集》「客家方言」圖文字說明稿。

² 這裡所謂集中是種映象式的。實際上，桃園縣截至2010年8月為止，以客家人口佔多數的中壢、平鎮、楊梅、龍潭、新屋、觀音等六鄉鎮市，合計人口95萬餘人。其中四縣話使用者集中的中壢、平鎮、龍潭三地有近70萬人。以這個數字的六成計算，加上縣內其他鄉鎮的四縣客家人，保守估計也有50萬人。苗栗縣人口截至2010年7月底的統計，全縣僅有56萬餘人，扣除沿海以閩南語為主的四鄉鎮，以及山地鄉後，四縣客家話使用人口遠少於50萬人。然桃園縣有廣大的閩南語通行區，以及觀音鄉、新屋鄉、楊梅鎮等海陸客方言集中區，方言複雜。反觀苗栗縣因行政區內多數鄉鎮通行四縣話，其中他方言又少，感覺相對集中，苗栗遂成為臺灣四縣客家話的大本營。以上人口統計資料見桃園縣政府入口網、苗栗縣政府全球資訊網。

一些音韻上的差別，這些差異可能導因於方言接觸，有與閩南語的接觸，有與海陸客語的接觸。因為和不同方言的接觸，變化的類型也有不同。可能起於結構內部的變化，造成條件變異。透過苗栗與桃園、新竹一帶四縣客家話音韻差異的觀察，可以觀察方言接觸的現象，以及對四縣話內部有更細緻的了解。

二、聲母問題

一般認為四縣話的聲母共有17個（包含零聲母）。描寫如下：

	塞音		塞擦音		鼻音	擦音		邊音
	送氣	不送氣	送氣	不送氣		清	濁	
	清		清		濁	清	濁	濁
雙唇	p	p ^h			m			
唇齒						f	v	
舌尖	t	t ^h			n			l
舌尖前			tʂ	tʂ ^h		s		
舌面前					(ŋ)		(j)	
舌根	k	k ^h			ŋ			
喉						h		

本文要討論的問題有以下三點：

（一）j-聲母是否成為一個音位

舌尖前具輔音性質的半元音[j]，鍾榮富（1998）認為來自展脣高元音因強化作用而產生摩擦，記作[j̥]。鍾榮富記錄六堆的高樹、新埤、佳冬等地，在以i開頭的零聲母音節會產生摩擦現象，因此他認為高樹、新埤、佳冬等地客家話比六堆其他地區多了一個聲母。例如：

	醫	姨	雨	意	一	翼
苗栗	i	i	i	i	it	it
高樹等	ji	ji	ji	ji	jit	jit
萬巒	i	i	i	i	i	i

苗栗和萬巒並沒有這種摩擦強化現象。這種展脣高元音前的摩擦現象在海陸話、饒平話、大埔話等客家次方言中都很明顯，因為跟舌葉音聲母 tʃ -、 tʃ^h -、 ʃ -配對，所以通常都記作 ʒ -。

鍾榮富（2001）曾提到高樹、新埤、佳冬的高元音零聲母的摩擦現象，在過去海陸客語的文獻記錄中，都用 $[\text{ʒ}]$ 來表示，而他則一律用 $[\text{j}]$ 來代替 $[\text{ʒ}]$ 。又說海陸、饒平、東勢等方言，比起苗栗多了四個舌面前音聲母： tʃ -、 tʃ^h -、 ʃ -、 j -。

儘管如此，本文認為這個舌面前摩擦音不獨立為一個音位。原因如下：

1. 鍾榮富把 j -處理成音位，主要著眼它和 v -聲母有同樣的音變模式。他認為 $\text{/j-}/$ 和 $\text{/v-}/$ 出現的語境是一樣的，其來源都是高元音零聲母音節摩擦強化而來。若把 $\text{/v-}/$ 視為一個音位，卻不把 $\text{/j-}/$ 當作音位，顯然並不恰當。話雖如此，我們認為客家人的語感中，將 v -聲母視為音位性的聲母，可能有其歷史因素。並且，各地客家話 v -聲母十分普遍，而高元音 i 強化則非各地皆然。附帶一提，若將 v -作為音位化聲母，而要以 j -描述展脣高元音前的摩擦性質，或許用舌面前音 $[\text{ʒ}]$ 表示更為恰當。³
2. 鍾榮富調查顯示美濃內部，這個高元音摩擦現象各地並不一致，有些地方有高元音摩擦現象，只是摩擦程度較高樹輕微。但在高樹、美濃，「煙」字卻沒有摩擦音聲母出現，高樹讀 $[\text{ien}]$ 、美濃讀 $[\text{ian}]$ ，並未符合規則。

因此，本文認為毋須將 j -視為一個音位聲母。

（二）鼻音顎化

傳統上文獻認為四縣客家話，凡中古泥、日、疑母字後接細音會顎化成舌面前鼻音 n_e 。如年、二、月等。也就是說 n_e 來自於 $\text{n} + \text{i}$ 和 $\text{ŋ} + \text{i}$ ，是 $[\text{n}]$ 和 $[\text{ŋ}]$ 在齊齒韻前所產生的顎化結果。不過這個舌面前音 $[\text{n}_\text{e}]$ 通常不被視為音位，多數人視為與 $[\text{ŋ}]$ 互補，當作 $[\text{ŋ}]$ 的音位變體處理。這是我們對四縣客家話的一般認識。

³ 鍾榮富雖也稱 j -為舌面前音，但實指 ʒ -。況且 j 也很容易讓人直觀的認為是摩擦輕微的半元音。

不過本文對這個鼻音卻有不同看法：

1. 實際上，從苗栗四縣話來看，並非所有[n]在齊齒韻前都讀作[n̥]，如宜蘭的「宜 ni⁵」，「尼 ni⁵」，「面□□ niau¹（花臉）」，「□ niau⁵（騷弄）」，「□ niu^{3/6}（很小）」，「嬌□□ hieu⁵ ni^{3/6} ni^{3/6}（形容人三八、放蕩）」等不少字。這些字多本字不明，但多是口語當中時常使用的詞彙，我們認為ni-與n̥j-已構成對立，應該將之視為獨立的音位。除此之外，將之視為一個音位，還有一個用意，就是可以表示其來源除了疑母字外，還有泥、日母的。
2. 再者就是這個音位的音質，通常見到標示為[n̥]。這樣的標示很難確定是誰先開始的，我們看黃雪貞在《中國語言地圖集》（1987）裡處理梅縣、永定都標作[n̥]，就是目前主流的標示。不過我們認為這個音應該是舌面中音[n̠]。首先，為何傳統上都將[n̥]視為與[n]互補，而非與[n̠]互補？應該是有兩個原因，一是語感上音質較為接近，二是疑母來源的字數較多。如苗栗「你」，羅肇錦（1990）記作「n⁵；n̥j⁵」，實際上很多人是說「n̠⁵」，音質上[n̠]和[n̥]較為接近。又因n̠i-多來自於疑母字顎化，泥、日母字較少，所以音質是舌面中音，而非舌面前音。疑母來源字數較多，說明了傳統將[n̠]與[n]互補的原因，也說明了音質上定為[n̠]的理由。其實，袁家驊（1958）論及梅縣音系時，說應讀[n̠]或[n̠]-，表示已經注意到這個現象，黃雪貞（1992）也提到：

[k、k^h、ŋ、h]與[i]相拼時，實際音質是[c、c^h、ɲ、ç]，作者以前把[n̠]記作[n̥]。

他們說的雖是梅縣話，不過就筆者的語感，苗栗四縣話也是如此。因此，我們認為這個音位應該獨立，定作/n̠/。

（三）精、照系聲母的顎化

四縣客家話因為精、莊、知、章不分，這些聲母的字讀作ts-、ts^h-、s-。當這些聲母後接i元音時，聲母會顎化為舌面前的塞擦音、擦音[tɕ、tɕ^h、ç]。一般認為他們出現的環境互補，歸併成音位不會影響到音系結構，是以都處理成/ts、ts^h、s/。

我們認為可以考慮將[tɕ、tɕ^h、ç]處理成音位聲母。因為這套聲母的發音類於國語的ㄐ、ㄑ、ㄒ，目前四縣客家話的發音就是如此，不僅符合現況，也利於教學和學習。就筆者經驗，[tsi]這樣的標示，常有四縣人抱怨發不出來。另外，也正可和上述的[n̠]組成成套，自成系統。

從粵北始興太平話中可以為上述（二）、（三）兩點做個配合說明。太平話有舌面前的塞擦音、擦音[tɕ、tɕ^h、ç]，其來源是見系字和精、照系聲母後接[i]介音時顎化而來；

也有與之成套的舌面中音[n̠]。因為舌面前塞擦音、擦音來源有見曉組，有精、照系，顎化的位置就趨向中和於舌面前音。但[n̠]聲母的來源多疑母字，泥、日母字較少，所以在發音位置上偏後為舌面中音。⁴原理和四縣客家話相同。

所以我們認為四縣客家話的聲母系統可以如下表示：

	塞音		塞擦音		鼻音	擦音		邊音
	送氣	不送氣	送氣	不送氣				
	清		清		濁	清	濁	濁
雙唇	p	p ^h			m			
唇齒						f	v	
舌尖	t	t ^h			n			l
舌尖前			t̪	t̪ ^h		s		
舌面前			t̪̺	t̪̺ ^h	ɲ	ʃ		
舌根	k	k ^h			ŋ			
喉						h		

三、韻母問題

本小節我們要討論兩個有關四縣話韻母的問題。

(一) ian/iat 還是 ien/iet

四縣話中，尤其是北部四縣話，有一組音是[ien/iet]，例如年[nien⁵]、月[niet⁸]。這組音在音位處理上，很多時候處理成/ian/iat/。鍾榮富(2001)認為[ian/iat]是深層音，而[ien/iet]是表層音。也就是說，[ien/iet]是來自於[ian/iat]。鍾榮富稱之為「低元音升高規則」：[a] → [e] / [i] __ [n]。這就像國語的「天」由[-ian]變讀作[-ien]一樣。

⁴ 始興客家話的材料來自筆者於2009年2月及7月親自調查所得。

本文認為四縣客家話在處理這組音時，可以就現實情況，也就是直接表示作 /-ien/-iet/。主要是除了海陸話這組韻母讀作 [ian/iat] 外，南部四縣話的美濃也有這種讀法，當前接零聲母或是 [k、k^h、ŋ、h] 時，美濃話仍保持低元音，其他時候則會升高作 [ien/iet]。也就是說美濃四縣話的「低元音升高規則」有聲母上的限定：[a] → [e] / [i] __ [n]（條件：前接零聲母或是 [k、k^h、ŋ、h] 以外的其他聲母時）。既然如此，可以將美濃的情況處理成 /-ian/-iat/，而其他四縣話處理成 /-ien/-iet/。既符合現況，也不至於令海陸人誤解。試看下列：

	海陸（楊梅）	四縣	美濃
天	t ^h ian	t ^h ien	t ^h ien < t ^h ian
年	nian	nien	nian

另外，徐建芳（2009）也從客家話的語音系統出發，有相同的處理方式。他說：

這樣的論點（案：指鍾榮富所謂低元音升高規則），並沒有考量到客家話的語音系統不同於國語的根本問題。客家話同時具有複合韻母 /an/ 以及 /en/，而國語卻只有 /an/ 而無 /en/，這一差異事實有著決定性的影響。就國語而言以 /ian/ 代替 /ien/ 可以照顧到歷史音韻的演變，同時可以少列 /en/ 這個韻母，而使音位系統變得更為精簡。而客語卻不因為以 /ian/ 代替 /ien/ 而可以少列 /en/ 韻母。更況且把 [ien] 歸入音位 /ian/ 的做法，從音位理論來看，也還是會有造成音位交叉的疑慮。因此本文認為客語的 [ien] 記做 /ien/ 既符合事實也不會有違背定義的疑慮。

徐建芳的看法與本文相同，因此本文認為四縣話可以記作 /-ien/-iet/。不過這只是表示記音的方式不同，並非指語音上有所差異。

（二）「先」類字的韻母

這裡同樣牽涉到 /-ien/-iet/ 的問題，為免與前述相混，故以「先」類字表示。這裡所謂「先」類字，實指山開三、山開四的部份字音，在桃園、新竹一帶的四縣話裡，有讀作 [-en/-et] 的，與苗栗四縣讀 [-ien/-iet] 比起來，少了 -i- 介音。例如做「仙」、「別」人、「滅」忒、「歇」困、好「天」、打「田」、頭「前」、「先」行、「電」話等。

要說明的是，這些字音出現的頻率不一，不是所有人讀法都是如此。其中以「先」字讀[-en]出現的次數和人數都最多，故以「先」類字為名。

中古的十六攝中，客家話具有介音-i-的共有假、效、流、咸、山、臻、宕、梗、通等攝，山攝三、四等沒有-i-介音，並不少見。從苗栗比較完整地保留-i-介音來看，桃園、新竹山攝的-i-介音是後來消失，屬於後期的變化。

漢語方言-i-介音消失的原因，跟整個音節結構的成素有關係，意即與聲母、主要元音、韻尾都相關。

聲母部份，因聲母發音部位的偏前或偏後，與-i-介音的連動，就使得-i-介音產生變化，例如知章組聲母的前化運動⁵造成-i-介音的消失，使得大部分漢語方言的知章組字沒有-i-介音。在這裡討論的山攝三、四等-i-介音消失的問題，聲母大致看不出影響介音消失的條件，不過就現況觀察，-i-介音消失的例字，其聲母發音位置都偏前。

四縣話山攝三、四等[-ien/-iet]的韻母形式，就看得出容易影響介音消失的因素。首先，介音、主要元音和韻尾在發音位置上都偏前，同具[+前]之特徵，容易產生排擠，進而造成-i-的消失或形式的改變。從客家話其他具-i-介音的韻母「-iam、-ion、-iun、-iong、-iaŋ、-iuŋ」中，介音都保持的較好，可見-ien中主要元音和韻尾都起了影響-i-介音的作用。另外，主要元音和介音在結構上相連，其影響有較韻尾更加明顯。如[-ien/-iet]中，由於「預期同化」(anticipatory assimilation)的關係，即發音的預期性心理，在發-i的時候同時預期要發-e，故將舌位降低，而與-e合而為一，使得 ie > e，後面一個音影響了前面一個音。山攝三、四等-i-介音消失，可能是主要元音（包括韻尾）影響所造成，在音理上是可以成立的。

連帶提一下，四縣客家話ai > e的變化，如同上述預期同化的音變原理。

例字	四縣		海陸	東勢
	苗栗	美濃		
解	kie	kiai	kai	kai
街	kie	kiai	kai	kie
雞	kie / ke		kai	kie

⁵ 陳秀琪，〈知莊章聲母的捲舌音—舌位的前化運動〉，「第九屆國際暨廿三屆全國聲韻學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靜宜大學，2005年。

羅肇錦（1984）記載苗栗四縣話「解、街」都是[kiai]。可見苗栗四縣話早期如同美濃。以[iaɪ]為起點，音變路向有二，一是介音失落，如海陸話；一是採取省力的ai > e 的路，如苗栗。從東勢話可見變化的態勢。苗栗的「雞」又再一次進行了預期同化，致使介音脫落。美濃和苗栗的比較又顯示了南、北四縣話細微的差異。

音理上可行的變化未必真是音變的原因。上述「先、前、電」等字在苗栗都讀作[-ien]，而卓蘭饒平客話和雲林詔安客話也有讀[-en]的情形，然桃園、新竹一帶的[-en]與之無關。對照臺灣閩南語這類字也都沒有-i-介音，從山攝三、四等-i-介音消失的例字不多且無特殊條件，又桃園、新竹一帶臺灣閩南語的強勢作用，我們認為「先」類字在桃園、新竹四縣話中脫落-i-介音，應是受閩南語影響，從少數字開始進行詞彙擴散，所以「先」類字脫落-i-介音字數多寡，會因地方和不同的人而有不同。也就是說這是方言接觸的結果。

因為音理上的可行，使得[-ien]具備音變的條件，卻未必作動。讓桃園、新竹一帶四縣話音變作動的原因，起於和閩南語的接觸。在和強勢語言接觸的過程中，桃園、新竹的四縣話開始改變韻母的形式，以趨近於強勢語言。更何況音理上的支持與配合，就使音變顯得順理成章。

不過這種變化是否會持續擴散下去，還很難說。主要臺灣閩南語山攝三、四等白讀形式與客家話明顯不同。再者，上述的音變是在不自覺的情況下發生，也就是說，在方言接觸的過程中，四縣人在很自然的情況下改變了韻母形式，然而當四縣話與閩南語在形式上過於接近，容易引起四縣人的自覺，而糾正了發音。例如「你先行」，桃園四縣話說[sen]，但在「祖先」一詞中，閩南語文讀[sen]，而四縣話仍讀[ɕien < sien]。可見這是四縣人自覺地避免讀同閩南語所做的糾正。

四、聲調問題

臺灣四縣話的去聲調不分陰陽，一般認為是高平調55，例如「曬、大」等。四縣話的去聲調在兩字詞的前頭連讀時，並不會變調，而新竹縣關西鎮四縣話部分去聲字在連讀時，則會變調讀作53。

下面就目前所知舉例如下：

詞首變調

舊 k ^h iu ⁵³ 年	唱 ts ^h oŋ ⁵³ 歌	代 t ^h oi ⁵³ □ŋai ¹¹ 去
□ mau ⁵³ 人	姓 sian ⁵³ 鍾个	對 tui ⁵³ 門

詞尾變調

討論 lun ⁵³	幾多事 se ⁵³	分人做 tso ⁵³
仰 ŋioŋ ³¹ 莫愛 moi ²⁴ 應 en ⁵³		

倘若我們把位居詞尾的視為字調，居於詞首的看作連讀變調，則目前只發現去聲字後接陰平、陽平時的變調，還沒看到其他的情況。可如下表示：

去聲55 → 53 / ____ + 平聲

關西當地的張素玲（2006）〈新竹關西客家話混同關係之初探〉在討論關西四縣話和海陸話的混同關係時，也發現這種現象。該文也表示這種現象只出現在詞彙中，並列舉了55調和53調混用，或是53調取代了55調的幾個例子：

a. 兩調並存

例字	55	53
暗	臨暗仔 lim ¹¹ am ⁵⁵ me ¹¹	暗晡夜 am ⁵³ pu ³³ za ⁵⁵
舊	舊 曆 k ^h iu ⁵⁵ lak ⁵	舊 年 k ^h iu ⁵³ ŋien ¹¹
大	大理石 t ^h ai ⁵⁵ li ³³ jak ⁵	大 豬 t ^h ai ⁵³ tʃu ²⁴
芋	芋 仔 vu ⁵⁵ tsɿ ¹¹	芋 荷 vu ⁵³ ho ¹¹
灶	灶 頭 tso ⁵⁵ t ^h eu ¹¹	灶 下 tso ⁵³ ha ²⁴
菜	韭 菜 kiu ³¹ ts ^h oi ⁵⁵	菜 瓜 ts ^h oi ⁵³ kua ²⁴
妹	姐 妹 tɕi ³¹ moi ⁵⁵	細妹人 se ⁵⁵ moi ⁵³ ŋin ¹¹
老	老 虎 lo ⁵⁵ fu ³¹	老人家 lo ⁵³ ŋin ¹¹ ka ²⁴
盡	盡 好 tɕ ^h in ⁵⁵ ho ³¹	盡 齋 tɕ ^h in ⁵³ tsai ²⁴
送	送信仔 suŋ ⁵⁵ ɕin ⁵⁵ ne ¹¹	送 庚 suŋ ⁵³ kaŋ ²⁴

b.53調取代55調

例字	53	例字	53
落	落胎 lau ⁵³ t'hoi ²⁴	剃	剃頭仔 t'hi ⁵³ t'heu ¹¹ e ⁵⁵
蒔	蒔田 ji ⁵³ t'hien ¹¹	醬	醬瓜 tɕion ⁵³ kua ²⁴
拗	拗筍菜 au ⁵³ sun ³¹ ts'hoi ⁵⁵	□床 (起床)	□床 hon ⁵³ ts'hoŋ ¹¹
自	自行車 ts'hɿ ⁵³ haŋ ¹¹ t'f'a ²⁴		
蓬	蓬紗衣 ⁶ p'hoŋ ⁵³ sa ³³ sam ²⁴	頷	頷頭 ŋam ⁵³ t'heu ¹¹
義	義民爺 ji ⁵³ min ¹¹ ʒa ¹¹	面	面前 mien ⁵³ tɕ'hien ¹¹

上面a、b二表出自張素玲的文章，在此為了電腦繕打的方便，在編排以及音標系統上做了更動，不影響原來內涵。

張素玲將去聲變調分作「兩調並存」、「53調取代55調」兩種情況並不妥當。因為關西四縣話去聲變調並沒有53調取代55調的問題，而是有條件的變調。若如張素玲所說，則「落、剃、……」等字，無論何時都讀作53調，則與事實不符，例如「面帕」一詞，「面」字仍是高平的55調。張素玲會有這種看法，從他所舉的例子看來，可能是詞彙的侷限性所致。比如「蒔」字，在客家話中最为常見的構詞就是「蒔田」，除此之外少見。其他如「剃頭、□hon⁵³床」也是，在構詞上比較侷限，少聽到其他的詞，才會有這樣的映象。

張素玲舉的例子並沒有去聲55放在詞尾而變調的，由上述她所舉的例子看來，關西這種去聲調的變化，基本上符合本文上面說的變化公式。也就是去聲55調後面接了陰平24或陽平11的，就會變調作53。僅有的幾個例外也都能說明。表a的「暗晡夜、大理石」，表b「蓬紗衫」中，「晡、理、紗」等字四縣本調是陰平24，張素玲標作33是受了後字「夜、石、衫」等字的影響而變調。所以這裡只有「大理石」的「大」沒有符合公式變調，可能是大理石一詞較少使用，屬於文讀的系統。另表3「芋仔、灶頭」是不符合公式的，但「芋仔」標作tsɿ¹¹，實在不明所以，「仔」作詞綴用並不會發這種音，應是誤值。表中的問題不僅於此，「菜、妹」兩字放在詞尾「韭菜、姐妹」時沒有變調很正常，不應拿來做對比。「老虎、老人家」的「老」字本不同音，而「老人家」的「老」、「拗筍菜」的「拗」、「頷頭」的「頷」字應讀31本調，我們的調查並未變調，張文的記錄應該有誤。

⁶ 由標音看來，應為「蓬紗衫」。

如此說來只有「灶頭」沒辦法解釋，若依我們的公式應會讀作 tso⁵³ t'heu¹¹。我們認為這種現象說明了去聲變調正在進行中，尚未擴及所有的詞彙。加上我們調查發現去聲還有後字的變調，可推測後字的變調可能是從前字變調擴散而來，因為它的例子較少，而且也還不固定，即使同一位發音人也是時變時不變。

張素玲對此現象的成因並未多作討論，僅表示根據《關西鎮誌》記載，關西本有來自長樂（今五華）的移民，他認為可能是早期移民所留下的痕跡，而五華話的去聲調據載是53沒錯。不過，一般認知臺灣四縣話的來源中，梅縣、蕉嶺的去聲正是讀作53，興寧的去聲讀作52。如果這個特殊去聲變調真是早期移民遺留的底層現象，是不是不能排除來自梅縣等地的可能。筆者所採集發音的黃姓說話人，日前才組團回到蕉嶺祭祖，正是一例。原來的單字調保留在變調之中也並非完全不可能。

不過目前我們傾向以條件式的變調來解釋這種現象，就目前調查所得，去聲後接平聲均會變調。從結構內部來看，可能是去聲後接平聲時（55 + 24 / 11），後字聲調的起點較低，因而前字順勢下降。至於去聲接上聲時（55 + 31），去聲不下降，應是避免重複的降調（53 + 31），使調型過於相近的關係。

張素玲（2006）談得是關西四縣話和海陸話的混同關係，這給了我們一些想法。關西鎮屬於四縣、海陸客家話接觸的地區，一般街上講四縣話多，郊區多講海陸話。整體來說全鎮海陸人口稍多，加上整個新竹縣以海陸客語為主，關西四縣話受海陸話影響勢不可免。這兩種次方言接觸下，常產生所謂的四海話，以四縣話為母語者，其聲、韻採用海陸說法，聲調則用四縣說法。如果這樣，去聲字還是應該讀作55，因為這些去聲字擺在前頭，無論四縣話或是海陸話，都不會變調。不過，因為四縣人無法精確分辨海陸話陰、陽去的分別，例如「面皮」一詞海陸話說「mien³³ phi⁵⁵」，而四縣人在學習海陸話時常說成「mien¹¹ phi⁵⁵」，如此勢必會招來海陸人的笑話和糾正。那麼，在長期接觸、相互滲透的情況下，關西四縣話去聲變調是否跟海陸話的影響有關呢？之所以會這麼想，是因為目前發現這種去聲變調的地區都是四縣、海陸接觸之處。筆者在中壢地區也有所聞，例如「該細人仔盡懶尸（指小孩很懶惰）」[tɕhin⁵³ nan²⁴ sɿ²⁴]，而中壢與說海陸話的觀音、新屋、楊梅接觸頻繁，不過目前尚未有很多語料。這樣的變調非常值得繼續詳細的調查、研究，倘若真是與四縣話、海陸話的方言接觸有關，就會是一種有價值的方言接觸的演變類型。因為目前認識的四海話（包括海四話），聲調的變異是很少見的。

總之，這個去聲變調的成因還不是很清楚。究竟是四縣、海陸語言接觸下一種新的演變型態？還是真是早期移民遺留的語言現象？又或者是本文推測的一種條件下的

變調？恐怕還需要更詳盡的調查，有賴系統的研究方能有進一步的結論。但現象既然真實存在，就值得繼續研究，持續關注。雖說如此，這還是造成了苗栗和桃園、新竹一帶的四縣話有所不同，因為苗栗並未發現上述現象。

五、結語

本文討論了四縣客家話聲母、韻母、聲調的幾個問題。包括聲母方面，本文認為1.毋須將j-視為一個音位聲母；2.應將來源自疑、泥、日母，後接高元音後顎化的音定作[n]，並將之獨立成一個音位；3.為符合現況，並與/j/配合，四縣話可將[tɕ、tɕ^h、ɕ]處理成音位聲母。韻母方面，本文認為1.從四縣話的現況來看，[ien/iet]應可處理成音位；2.苗栗的「先」類字讀作[-ien]，而不同於桃園、新竹的[-en]。桃園、新竹一帶的[-en]主要是受閩南語的影響，當然結構上ie > e的變化也很常見。聲調方面，本文發現桃園、新竹一帶，尤其是關西的四縣話，去聲在後接平聲的情況下，常變調成高降調53，而不同於苗栗四縣話。

從「先」類字韻母的讀法和去聲變調的現象來看，苗栗四縣話和桃園、新竹的四縣話開始產生差別。這是以往沒有發現的。本文也就希望藉此更細緻的了解四縣客家話的音韻內涵。

引用書目

- 伍巍、詹伯慧 2008 〈廣東省的漢語方言〉，《方言》2：109-116。
- 袁家驊 1958/2001 《漢語方言概要（第二版）》，北京：語文出版社。
- 徐建芳 2009 「新屋海陸客家話詞彙研究」（新竹：新竹教育大學臺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秀琪 2005 〈知莊章聲母的捲舌音－舌位的前化運動〉，「第九屆國際暨廿三屆全國聲韻學學術研討會」論文，臺中：靜宜大學。
- 張屏生 2002 〈六堆客家話各次方言的語音差異〉，「第四屆臺灣語言及其教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高雄：中山大學。
- 張素玲 2006 〈新竹關西客家話混同關係之初探〉，《客家方言研究－第六屆客家方言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頁103-121。

- 鍾榮富 1991 〈客家話的V聲母〉，《聲韻學論叢·第三輯》，臺北：臺灣學生書局，頁435-455。
- 2001 《福爾摩沙的烙印－臺灣客家話導論》，臺北：行政院文建會。
- 謝留文、黃雪貞 2007 〈客家方言的分區（稿）〉，《方言》3：238-249。
- 羅肇錦 1984 《客語語法》，臺北：學生書局。
- 1987 〈臺灣客語次方言間的語音現象〉，《師大國文學報》16：289-326。
- 1990 《臺灣的客家話》，臺北：臺原出版社。